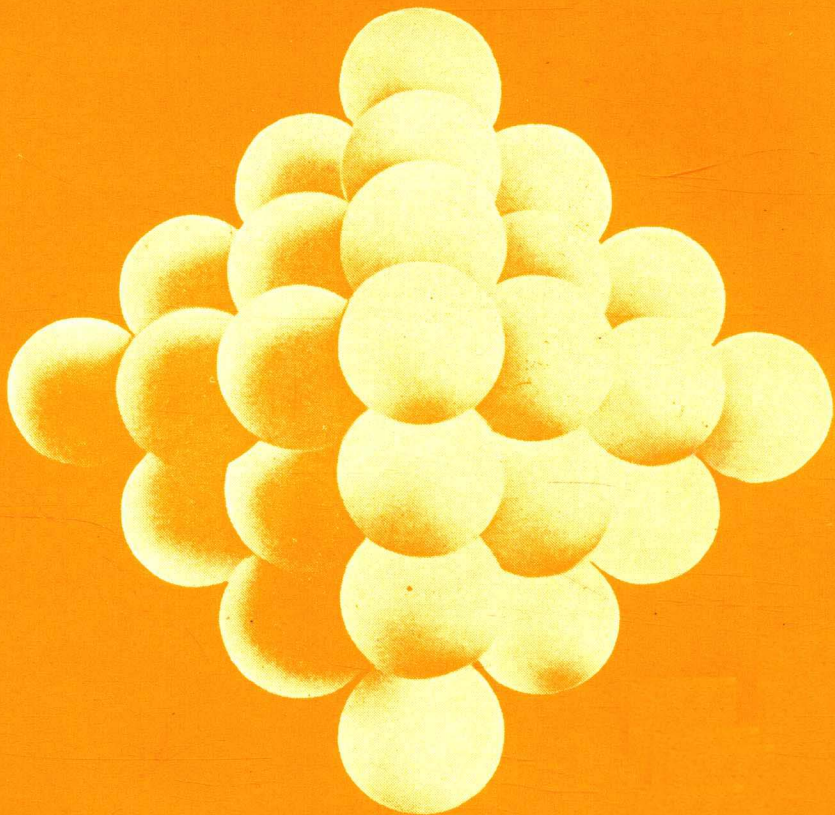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皇心劉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78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皇心劉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劉心皇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78

著者：劉心皇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二段151巷1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〇〇元
平裝七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目
錄

第一輯	新詩	生活照片	素描
幼小的時候	手跡	自敘	
書魚			
年關			
觀世音			
三	元	七	三

第二輯 散文

談談自己

三

故鄉

三

輝河之憶

五

祖母和孫兒

三

血、印在雪地上

七

憶

四

無邊的原野

四

告別

四

勝利之夜

七

沙城

五

蘆溝橋

三

壁

三

他活在人們的心裡 一〇九

第三輯 雜文

初嘗老年滋味 二三

關於老年 三〇

漫談批評 三六

第四輯 小說

幻情錄 三九

誘惑 三〇一

作品書目

作品評論引得

作品被選引得

自敘

——我在大時代的浪濤裡——

一、劉口劉氏

我在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陰曆三月十八日（陽曆五月一日），生於河南省葉縣城西南十五里劉口莊，爲劉家的第十二代。世系表如次：

自。

劉開山——劉建南——劉念天——劉叔模——劉拾遺——劉舜——劉子義——劉梅——劉萬松——劉景翰——劉士林——劉心皇。

·敘

家譜源流考略中說：「若夫吾劉口之劉氏，遙遙華胄，郡望彭城，帝堯陶唐氏後，由魯陽（古國名，即今魯山縣）堯山而遷於此，三千餘年矣。進士劉希夷，爲唐代詩人，有集十卷行

世。儒醫劉念天，於明亡後，隱於家，謹言慎行，仁心仁術，賑災救難，活人無算。臨終遺囑云：『吾氏以耕讀爲業，誠孝爲本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。望後世子孫，祇求心安，不求聞達。』當時，奉行遺囑者，在滿清專制政體壓迫之下，善體遺囑之深義，父以教子，兄以教弟，終清之世，二百六十有八年，無一人求科名，無一人求仕宦。」揆之情理，非不欲富貴，實慕隱者之清高，並藉以遠異族治下之禍耳。

作此不事異族治下之官吏的遺囑者，就是我劉口劉氏的第三代念天公。我父親諱士林，母親名郭冕。父輩三人，長士坤，次士信，父行三。我父親少從軍，歸隱後，地方公推爲民衆自衛團長，指揮民槍，綏靖地方，在方圓百餘里之內，享有盛名。

二、十年代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）

我是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出生的，我只佔十年代中的後五年，也就是民國四年到八年。我的年齡是從一歲到五歲。這五年中特別值得提起的大事，是：袁世凱稱帝，宣統復辟，和五四運動。

袁世凱在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十二月十三日，受百官朝賀，算是皇帝登基了，並改明年爲洪憲元年。可以說我降生的那一年，便是袁氏登基的一年，正是民主受挫折的一年。不久，引起

全國反對，到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撤消帝制，五月病死。據父老們講：在河南當時張燈結綵慶祝皇帝登基，後來，又對袁皇帝之死隆重誌哀。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七月，張勳又捧出宣統皇帝復辟，恢復清朝體制，一般舊臣遺老，又都受了封賞。這場沐猴而冠的鬧劇，只演了十二天。但是這一信息傳到家鄉，又引起一場慶祝，原因是民國成立後，大小野心家都突出活動，使捐稅和治安都比不上清朝，民衆頗有懷舊的心思，這是民初的當政者應該深深悔悟的事。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五月四日北京的學生運動，口號是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」的愛國運動，但因當時北京政府的壓迫，演變發展而推動了新文化新文學運動，提出了民主的口號，以反對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和民主。提出了科學的口號，以反對中國思想的不科學。於是，對舊社會、舊政治，都持反對態度和懷疑態度，掀起疑古的高潮。白話文的勝利，引發了新文學的創作，同時，對西洋的學說、思想、和文學，都作了大規模的介紹。中國在思想上，從此進入了新時代。

這一時期，在我的家鄉，大一點，從河南省來說，是袁世凱的故鄉，他滿腦子的帝王思想，嚴防新思想進入河南，所以，國民黨當時在河南從事地下活動的時候，犧牲最大，黨員被砍頭或被活埋的很多，都是漂漂亮亮的優秀青年，令人痛惜不止。小一點，從葉縣來說，它的北邊緊鄰寶豐縣，這個地方，經常出土匪，有名的白狼、樊鍾秀（樊後來投效孫中山先生）、李老末、王泰等，都是寶豐縣的。他們把土匪組成，俗稱「拉桿」，第一步便要踏進葉縣，我的村莊又距縣

城西南十五里，正是他們路過的地方。他們過來時往往是在夜裡，一路上把村莊的房舍燒燃，火光冲天，一連數十里，在黑夜中看去像一條長長的火龍。鄉間的「三國演義迷」便說：這便是火燒連營七百里。想到劉備伐東吳的故事上去了。

那時躲藏土匪的洗劫，不叫逃難，叫「跑荒」。那是全靠運氣的，因為聽說土匪來了，有的從鄉村跑到寨垣裡，有的從寨垣裡跑到鄉村，說不定在那裡會遇到土匪的。遇到土匪時，那就慘了，會被洗劫一光，婦女們有時還會被姦淫。有時剿匪的軍閥的軍隊在土匪的後面追，把土匪搶過的再搶一次。所以，有「匪過如梳，兵過如篦」的說法。

我便是這種荒亂中生長，並由祖父教我識字的。

三、二十年代（一九二〇——一九二九）

二十年代的十年，是從民國九年到十八年。我的年齡是從六歲到十五歲。這十年，中國是在驚濤駭浪中度過。值得特別提起的大事件，是：直皖戰爭、直奉第一次戰爭、吳佩孚洛陽練軍、曹錕賄選總統、直奉第二次戰爭、逐宣統出清宮、中國國民黨改組、黃埔建軍、孫總理逝世、北伐、清黨、編遣會議。

直奉第一次戰爭，曹錕、吳佩孚的直系大勝，吳佩孚在洛陽練軍預備武力統一中國，康有為

賀吳佩孚五十壽辰的「對聯」說：「牧野鷹揚百歲勳名纔半紀，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」。可見吳軍之盛。曹錕乘勝，昏了頭腦，用五千元一張票賄買國會議員，竟當選總統。引起南方反抗。直奉第二次戰爭，直系馮玉祥被日人收買倒戈，張作霖勝利。馮玉祥在北京將宣統溥儀逐出清宮，使宣統結束了在民國境內的清宮小朝廷生活。中國國民黨改組，總理孫中山先生容共聯俄，並命蔣中正先生爲軍校校長，在黃埔建軍。孫總理爲謀和平統一到北京，不久即因肝癌逝世。蔣先生領導革命軍東征北伐，由於俄顧問鮑羅廷挑撥離間和共黨份子的陰謀篡黨，遂清黨，造成寧漢分裂，北伐一度受到挫折，嗣後共黨到處暴動，從此成爲叛亂集團，過流寇生活。蔣公繼續領導北伐，到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勝利成功。十八年元旦，召開編遣會議，因編遣過早，又引起戰爭，餘波盪漾，紛擾數年。

在這十年中，我從家中祖父教我識字，又到私塾中拜師，開始讀三字經、百家姓和四書、五經，後來，又讀了四書的朱熹集註。

當時，家鄉中大股土匪由寶豐縣，經過家鄉到別處去，只是像蝗蟲過境，所到之處是一掃而光。小股土匪，則是隱藏在縣境內的，真是所謂的「此伏彼起」和「晝藏夜出」的小賊行動。父親是民衆自衛團長，終日率領自衛隊，清剿土匪。那時的情景，現在還記得清楚的，是院中經常有被綁在柱子上的搶劫犯人，許多鄉民圍着他們問長問短，有時也曾看到過嚴刑拷打過。——所

用刑具如鞭子、板子、棍棒、烙鐵、夾棍等等，多數是從舊戲和舊小說中得來的知識。所以說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封神演義等小說，是過去民衆教育的課本，民衆的立身處世的方法，多數是從這些小說中學來的。也經常見到牛車運送或挑夫擔挑的土匪的頭顱，是舊小說中所說的首級。有的血肉模糊，有的瞪眼怒目，有的還露着金牙齒。牛車中頭顱的數目，通常是四五十個，挑夫擔挑的是兩個籬筐，每個籬筐的頭顱的數目是三或五個，最多的到十個。這些人頭，有的是軍閥的軍隊砍下來的，有的是自衛團砍下來的。這種人頭落地的慘象，給我的印象最深刻。這樣沒有經過法律審判胡亂殺戮的結果，竟使土匪不敢猖獗，百里以內的民衆得以安居樂業。

我是獨子，上沒有哥哥和姐姐，下沒有弟弟和妹妹。父親和母親的希望，完全寄託在我一個人的身上，督責很嚴，在日常生活中心事受到干涉，真是弄到「坐着不是，站着歪」的地步。這事對我的影響最大，使我對後代採取放任主義。

我在家裡沒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互相稱呼，在族中輩份又特別的高，我還是小孩子的時代，便有許多滿臉鬍鬚的人喊我爺爺，伯伯、叔叔。這事對我的影響也不小，使我的口不甜，——不會對人尊稱，不會卑躬屈膝，同時，又好打不平，好批評。這種態度處在「鄉愿滿天下」的社會，便非吃虧不可。

北伐軍勢力到達河南時，是馮玉祥的部隊，當時，提出的口號是「無紳不劣，無土不豪，無

商不奸」，農民協會到處抓人，視人命如草芥。原來是共黨份子在領導着使社會陷於恐怖的狀態。一般社會露頭露臉的人都藏起來了。不久，清黨，共黨份子失敗，社會又漸恢復安靜，藏起來的人，都又照常辦事了。總統蔣公當時是北伐軍總司令，假如那時不清黨，整個大陸便會立即赤化了。由於蔣公領導清黨，那時在大陸的人，雖處在戰亂之中，但仍能過自由生活者有三十年之久。在這三十年，當時恐怖共黨份子的人差不多都謝世了。所以，我說我們的上一代人，也就是父親那一代的人，沒有受到共黨的清算鬥爭的迫害，都要感謝蔣公。也可以說蔣公是替民族盡了大孝了。

四、三十年代（一九三〇——一九三九）

三十年代的十年，是從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八年。我的年齡是十六歲到二十五歲。在這十年中，比二十年代的世局更複雜更激化更震撼人們的心靈。北伐完成之後通過了中原大戰、國民會議、大水災、九一八、日人製造「滿州國」、一二八、政府遷洛陽、福建、兩廣的事變、五次圍剿、左翼作家聯盟、西安事變、七七事變全面抗戰、汪精衛叛國、吳佩孚死節等大事件。

在這一時代中，我父親以自衛團長的身份維持地方治安，有數年的時間，終於在大股土匪（約有六七千人之多，）過境時，將我們家鄉一帶團團圍住。同時那通匪的汪姓大佃戶高福寬勾結

匪首李老末，大肆活躍。平時比較恭順，沒有將他拿辦，但他總以爲我父親不除，影響他的活動。這時，他鼓動李老末通知我們居住的距離劉口三里的瓦店營鎮，說是要洗劫瓦店營，假如不願洗劫時要我父親親自去和他商談條件。鎮中的父老以寨首（鎮長）王耀南爲首，怕洗劫帶領很多人哀求我父親去商談。那時，我雖然年紀小，曾建議父親說：「你是自衛團長，平素負責剿匪的，現在雖和這大股土匪沒有什麼仇恨，但地方上的小土匪仍然是敵人，會和李老末說不利的話，你要去了，絕對凶多吉少。」父親說：「爲救全寨的五百多家，一兩千人的生命財產，是值得這樣作的。」因而沒有聽我的建議。竟然到李老末盤踞的汪營（在瓦店營南半里）去和李老末商談。一到那裡便被扣留了。寨首王耀南負責交涉，又經過十天的折衝，以手槍十五支，長槍五十支，銀元一萬元的代價，將父親贖出。當時，高福寬與李老末的部下小匪首陰謀，在送回父親的路上下手將父親謀害。幸虧在他們商談時，被父親聽到，秘密告訴交涉的人，使王耀南要求李老末保證交人不能在路謀害。記得在那天夜裡交槍交錢同贖人時，李老末竟有流氓義氣，說是既然要槍要錢，便不能傷人。假如傷人又何必要槍要錢？命令部下不准傷害，並且親自拿着手槍送人。父親得以安然回到家裡。父親大腿上的肉被打得稀爛，不能走路，是抬回來的。父親被毒打時曾看見高福寬在旁邊挑撥。這時，才深自懊悔對這種通匪的人太寬大了。我父親同贖的第二天李老末的大股土匪便拉走了。這一次，用以回贖父親的槍和錢，都是我家自己的，但却救了

全寨人的生命和財產。父親在家養傷三個月，才漸漸痊癒，但將痊癒的消息保密，惟恐被高福寬知道，被他逃走。記得是陰曆八月十五仲秋節，當天早晨高福寬要到寨裡買菜，說是過了節，便直接下水作土匪去，深恐我父親知道李老末扣留的事是他搞的鬼。父親在寨東門裡佈置了埋伏，高福寬被逮捕時，要我回家報信，父親才從家中出來解決他。當我看到將高某綁住時，要回家報信，因為心情特別緊急，竟然沒有開步先向前跌了一交。這印象特別深刻。

我父親率領幾十個人把綁着的高福寬向縣城中送請法辦。高福寬知道他罪孽深重，一定不免，面如土色，只時時刻刻要水喝。從東寨門送出，剛走半里路時，有幾十個土匪從後面趕來，喊着：「留人！」這時，父親知道是土匪來劫人犯的，便向正走着的高某開了槍，高某倒下之後，又用二十發的手槍，從他的頭上打到脚上。那些追趕的土匪，聽見槍聲，知道人已結果了。自然退了回去。這是下午大約兩點鐘的事。到晚上，土匪又將寨垣圍住，聲聲要父親出去。寨中知道大股土匪已拉走。這時，在寨外鼓噪的，是埋藏在地下的所謂「夜集明散」的小土匪，同時，寨中人都知道父親曾救過寨中全體人的性命，大家都奮勇守寨。堅持到天明，因為是「夜集明散」的性質，所以那些土匪一見天明，便急忙逃竄無影。第二天，我父親認為大仇已報，惟恐土匪再來擾亂寨垣，於心不安，當天便決定把家遷移到葉縣城裡。我和母親在上午起程到城中，父親晚上也到了城裡。所有傢俱什物，都是後來運到城中的。從此，我家便從鄉間遷移到城中。

我也在城中到學校讀書，告別了傳統讀書的場所——私塾，接受了新教育，進了縣立第一高小。

當時，正是共黨在各處暴動失敗，又在江西瑞金建立巢穴，國軍正在圍剿。各地的報紙和學校，都被共黨份子滲透。我在學校中訂購了上海出版的小說月報、北新，又買了語絲合訂本，同時，創造社的詩和小說，都蒐購了來，自己也摸索着寫作。後來在畢業的一年的下學期，學校中請的國文教員叫周茨平（後來上了軍校）竟是左傾份子，每天夜裡講政治性的故事，他的講法是先講世界，次講全國，再講省區，最後講到縣裡。他用的是大圈套小圈把聽講的人圈住，使聽講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聽信了他的話。記得有一次，被校長鄭心魯聽到了。早晨把我找去，給我講三民主義，並且說他是國民黨員，當他入國民黨時，國民黨還正在作地下工作，與他同時的同志被軍閥都殺光了。他算僥倖未被殺害。最後，他誠懇的說，作爲一個青年，千萬頭腦要冷靜，要先將自己充實，想救國要學救國辦法，自己沒有救國辦法，也就是學沒有專長。便想拋頭露面去喊救國口號，行動又是盲動的，不知不覺的被野心家利用，洒熱血拋頭顱，一定是只有破壞，只有搗亂，想的是救國，結果是誤國害國。他的這些話給我的印象最深。同時，又看到郁達夫的訪問記，說是「左聯」命令他去散傳單和到工廠去煽動工人，與他寫作的旨趣不合，就自動退出了「左聯」。知道了「左聯」簡直是利用文人作文藝以外的事，與學習寫作是兩回事。國文教員的花言巧語失了效用，我也拒絕聽他夜間的講話了。從這一段經歷來看，教員和教授是應該特別注意

的職業。據說，過去當權者對謀事者的安排，或無事給他，或認他無能力作事時，便教他去教國文或教公民一類的課程，因而這兩種極有關係的課程，不是被輕視便是被左傾份子竊據，被輕視的便常常亂發牢騷，被竊據的便常常散佈邪說，對學生的思想便極有影響了。我常說三十年代的文藝作品，並不怎麼深刻，但對青年的影響極大，以致影響到大陸的陷共，便是我們在文化教育方面先失敗了的關係。

這幾年在學校中，國恥紀念日特別多，學生們的愛國熱情達到極點。到九一八事變，東北三省在張學良不抵抗的情形下淪入日本軍閥手中，引起全國的震撼、悲憤。我當時參加遊行，喊口號把嗓子都喊啞了。接着又到鄉間宣傳，多數民衆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受了這次的刺激，才立志從事文藝寫作，致力「睡獅」、「麻木精神」的喚醒。除領導同學示威遊行外，並撰寫詩歌和散文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。二十三年三月創辦「藝秋」月刊，二十四年元月，編輯「中原文藝」週刊，同年八月，又增加一週刊，為「新詩世紀」。這兩種周刊均為鄭州「大華晨報」的副刊。至廿五年三月，第一冊散文集「輝河集」出版，並與高紫等（通俗日報編輯）、程率真（警鐘日報編輯）等創辦「勁風」（文藝月刊）宣傳抗日，至第三期停刊。二十六年二月，編「警鐘日報副刊」，同年三月，至鄭州，編「通俗日報副刊前路」。主旨都是在喊醒睡獅的工作。

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北平人士大批南下，火車上都擠得滿滿的，當時我以通俗日報副刊編輯